

共捌本

農事

開墾

授時

占候

水利

農政全書

第三冊

農政全書

第二冊

農政全書卷之八

明 上海徐光啓原本

東陽張國維
穀城方岳貢 原刻

農事

開墾

諸葛昇選貢壽昌人墾田十議曰江淮偏瘠已久流離觸目可虞謹陳開荒十議以盡地方以厚民生事
兩淮古昔與兩江兩浙等何以至是照得卑職受事此中三閱歲于茲熟計利弊其有民生最利時事最急者則無如墾田一議墾田在西北為利而在鳳陽一屬尤利之利者也竊見鳳陽頻年以來旱澇為祟螟蟊再罹疫癘流行道殣相繼小民蕭條滿目則微鄉土之思生計無聊嗚呼實憐命樂以故慄慄輕生離鄉遠竄者十之七而民窮論延喘息者十之三斯時也彼已不憚財其愈而督之以科條威之以箠楚又將安用之則有操之以法度莫如養之以膏澤膏澤者墾田是也田墾則民自聚民聚則財自豐膏澤行而法度有所恃矣此無他貨利者此中之不足而隴畝者此中

之有餘因其有餘而開之則于勢易更從其有餘而收之則為功倍也以此謹擬墾田十議以備採擇施行

一築塘壩以通水利

古者蓋井而田明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于漕逆壅順洩而皆取利於水今淮以南田無宿水靠雨為秋而陂塘壩堰之利修築不時疏通無法以致雨驟則狂瀾四溢助河為虐稍乾則揚塵涸底赤地如焚而旱澇皆以為民害豈直地勢使然哉卑職蒞任三稔皆遇旱預計水利為築陶家堰楚漢泉等壩十數處凡近壩之田得水灌漑俱獲全熟及秋後淫霖支流就壑而亦無衝決之虞是築堤明驗也為其事無其功者未嘗觀也第州縣有簿書之繁修築有工食之費巡行阡陌動經旬日一處不督理而小民之偷惰者如故矣合無責治農一官專司水利遍歷郊圻尋往昔舊跡如池塘之閘塞者開濬之溝澮之壅滯者疏導之灣澗間視地之高下為堰之淺深而隄之閘之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水由地中行無枯竭

亦無泛濫而荒土皆沃壤矣。鳳陽之水無可取者不過用礪東雨成語耳
一設廬舍以復流移

江淮歲罹災祲貧民餬口四方逃竄境外郊野幾爲一空間有招集拊循稍稍復業者墮畝雖荒故土猶在惟是廬舍數椽原係草土築成初無棟宇完固歲月既久風雨摧淋遂成圯壞修築限於無資食息苦於無地徬徨四顧寧無轉徙之他哉議量於荒田最多之處或鄉落寥廓之場量動無礙修理官銀爲蓋草房每處約百十餘間使受廬之衆機緣而來者咸得棲身而託足焉則往來行旅無戒于途犬吠雞鳴相聞于境生齒漸至庶蕃而草萊可以漸闢矣

一借籽種以時播插

炤得頻年蝗旱二釜不登民間擔石之儲方罄出以供枵腹豈復留餘爲播插計乎及無種下田始借貸於有力之家倍其息猶靳弗與者貧民計所收不足償所貸而且苦於無貸則有舍己之田代人耕作及去而之他者比比然矣本縣每春夏之交借種肆伍千石至六月中猶有借晚種而佈者雖得升合如獲

珠璣誠籽粒之報也合無預設種子一倉大州縣約拾處小州縣約五六處每倉約稻乙千石歲祲賑濟不與焉專以待開荒者給借之法則酌戶內人口之多寡及所墾田畝之廣狹以爲差實有田如千畝始給種如千石而收成之際一視歲之荒歉爲息之厚薄大豐則叁息之次豐則貳息之僅豐則壹息之不豐不歛則收其本而蠲其息如或大歉則并其本而蠲之至於杜冒濫稽眞僞則責成於鄉約保甲長官惟爲綜核焉借種之大略備是矣

一蕃樹畜以厚生殖

王者之政不過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况議樹畜于江北較江南尤易江南寸土無閑一竿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馬之家鬻芻豆而飼焉江北則林多豐草澤盡洄洑縱馬放牛可以無人牧圉使倣養伍字之法而牲畜不遍野乎江南園地最貴民間時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於宅舍之側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藪其爭誰能餘隙地江北則廢圃荒畦鞠爲茂草深陂廣澤一望唯蓼蘋耳使盡開百穀之利而一蔬一

粟皆民食也。以有自然之利相安於壟壟而不興地有不盡之力。竟同於稿壤而莫取。比飢寒切身。流離遠去。始覓草根木實。以延旦夕之喘。何不早計乎。議於數口之家。必畜雞豚牛羊之利。開荒而外。每種蔬菜花麻。各一畦。有隙地者。仍種梨棗桑柳等木。保甲長一一籍記。鄉約彙送州縣稽查。行之不十年。而江淮皆樂土矣。此有太祖之令甲。有司之虛事也。後稍凌夷。當朝親造。則虛捏報數。今都人不省。視并。糾上。裁。奏。云。云。人問亦不知為何。謂。

一總軍屯以覈規避

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軍荒者十之七。民荒者州縣督焉。軍荒者有司過而不敢問。揆厥所繇。曰此田係某伍下。積負徵糧而逃者也。領其田必且償其負。而民不敢佃。又曰此攤荒已久。開墾必大費誅鋤之力。比方成熟。而本軍還奪焉。而民不敢佃。所以一望膏腴之地。坐視爲菁茅紅蓼之區。則已耳。然亦有本軍召佃而貽累更多。本軍餉口所急。先期執券收兌。貳糧以供枵腹。及旗甲徵收屯官勒比。而上納不前。則又藉口爲某某百姓所占。本官不察。謬呈倉屯督

儲等衙門。批行所在官司。株連蔓引。罄產重輸。小民無收獲之利。而先受賠累之苦。不有視軍屯爲陷穽者乎。合無自今伊始。凡有佃屯認糧者。取其合同文券。陳告管屯衙門。准給印信執照。仍置印信文簿。登記查攷。民以所給印信文約。投本縣掛號。亦置文簿。登記參覈。俾民得安心開墾。儘力耕種。收熟之時。照所佃糧額。竟赴管屯衙門。當官完納。請給印信實收。隨以實收赴縣掛號。額糧外。每畝量出錢若干文。以爲屯造幫操之費。亦於交納時。交付本軍。附載印信實收之後。此外不得重科。以滋煩擾。開墾之後。須佃種十年。方許更易。不得因成熟有利。而遽奪之。庶公私兼足。軍民兩利矣。北方土地曠蕪。荒蕪棄置不耕。良是要其根本。尤在籽粒。糧。軍。旗。在。軍。果。軍。在。民。果。民。天下軍皆然也。必廟堂主計者。知開墾。勝于拋荒。大有更張。則屯政乃可開矣。

一禁越告以專農業

江北田地拋荒半縣。訴越拖累。一詞入官。株累者必數人。一詞未結。守候者必數月。而三時已奪矣。況軍民樸處。詞訟交構。凡遇關提。多占悞不發。而勢必批

行于各屬遠控于隔江小民之畏赴各屬赴隔江也
猶其畏赴湯火也。更必分控于上司以抵之。故有一
人而數處行提者。一罪而數處發落者。貧民將安所
奔命焉。自非雉經自盡。則有出門而竄矣。一竄之後
前案照提數年之內。永不敢歸。而所遺田地俱荒。而
三數四差復貽賠累於本戶。而本戶亦竄矣。則縣各
屬之自立藩籬而不繇一體開會也。本縣議詳。凡各
軍民詞訟。自下而上。俱乞批原籍問理。如遇批發隔
屬。容請改批。或情輕事小。已經本處斷結者。竟申註
銷。則軍民不苦於拖累。而農業得專矣。

一設保甲以專責成

今之保甲。卽古之井田也。井田之制久湮。而出入守
望。相相助之意。不可倣而行乎。本縣議。每巨鎮大
集。八烟湊集之處。則拆爲數井。八烟稀少。鄉村聯絡
之處。則合爲一井。孤懸遠僻之處。則自爲一井。每井
之內。推一有行者爲甲長。推一有力者爲保長。若處
中宮。然而以八家翼之。爲非不法者。同井之人。得以
覺察糾舉。甲保長轉聞之官。或朋比容隱。爲他人所

告發。或官府另有所咨訪。則一井與本犯同罪。又責
令同井之人。或遇火盜。必互相救援。爭忿須爲解分。
不得坐視。當耕種收穫之時。緩急相周。各相幫助。如
古通力合作之意。一八荒業。則九人共督。如其不然。
則荒業者坐罪。而同井之人。罪亦如之。如此不但穩
服之法。有所責成。亦且保伍之中。各有聯絡。而少離
竄之蹟矣。

一籍客戶以蕃丁口

聞有分土無分民。苟踐吾土。食吾毛而受吾役。卽吾
民也。安問土著客戶哉。鳳屬當勝國兵亂之後。生齒
未繁。邑里消索。高皇帝嘗遷松常蘇杭嚴紹金處之
民以實之。占籍坊里。世爲編民。今外郡之人。貿易經
營於邑中者。踵相接。頗亦起家。欲遷居占籍焉。里人
不許。得非以客之利。主之不利乎。不知若輩占籍此
中。則彼鄉世業。長子孫。輸賦均徭。與吾共其利。亦與
我同其勞。今不許。則彼歲權子母。捆載而歸。以其家
爲內帑。以吾邑爲泉府。所謂滔滔者如逝波。不返也。
彼受贏。我誠受其紬。土人殆未之思耳。
但是荒蕪之處。人情盡然。

他方。可謂不怨矣。況每奉憲檄招附流移流移尙

許占籍乃有力墾種者獨不之許乎本縣議令凡外

郡商賈有置事產而願受廛者悉許其占籍坊里入

仕當差則歸附既多荒蕪自闢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生齒不覓然與江以南埒乎故當勝之何者賦役甚輕故也

一改折贖以資工作

凡擬罪以懲不肖也而律文不尤嚴造意故犯之條
平今乃槩爲收贖之例彼豪悍之民作奸犯科者曾
何愛于錙銖且曰吾儘捐橐中金無幾而三尺之加
於我者止如是而不肖之心豈有懲焉至于貧窘之
人誣誤犯法者必且質田廬鬻妻子以僅完一罪金
矢方入而囊篋已罄矣且也出之小民追比不勝苦
剝膚入之官帑主司不免恣冒濫豈直謂贖緩所入
遂與俸祿同養廉乎哉今議凡造意故犯徒配者勿
槩擬有力有力杖者間令納賑稻勿槩折贖錢或與
無力者同准其工作所限之期如所笞之數以爲差
以開無主荒田焉則一州縣之中計歲所徒杖者不
下數什伯計歲所墾之田不下數千萬矣余嘗思祖宗流罪之

法不廢而北土之田盡墾則國富兵強久矣亦此意也

一役徒夫以供開濬

古者城旦之役原以備工作亦以動其悔悟之心而
開其生全之路今之徒配者則不然其有力行賄者
則倩保代役官吏染指其間不以差委避則以逃病
申其無力者縲絏長羈衣食缺乏徒坐而斃耳徒配
非重辟與其瘐死於獄中孰若生全於隴畝之爲得
耶本縣看得近驛之處每多荒田責令有力農人或
殷實馬戶帶領耕作每人日給倉穀二升爲飯食之
費供役一日准算徒限一日如有親識願助供役者
亦准通算總計三百六十工爲一年滿卽釋放有司
核其所墾過田若干畝一歲所入穀若干石而籍記
焉除牛種工本所餘量爲該驛廩糧之費庶可免加
派于小民也如此不但徒配得生全之路而附驛一
帶無復蒿萊狐兔之區矣亦開荒之一奇也如此必須驛丞
吾輩人爲之近錫山有夫頭倪某等養徒
夫以墾田甚多如此人以爲督郵可也
總督漕運巡撫軍門戶部右侍郎兼都御史陳批
墾田一說處處當行而江北淮南尤急本院數以語

人人鮮應者得此十議而知天下事任之在人非其人不能任。即非其人不能言也。亦有非其人而言者知言者乃能辨之該縣有此識見當遂力行以奠一方之生以爲各屬之望。本院將樂觀其成焉。當世寧有幾人非無其人也。上無其人所求不在焉也。

立扈先生曰凡開墾必當告明屯院行文道府出示禁約庶無阻撓。北人不知墾田有利于彼以吾南人異鄉不無嫌忌。南北初交定生矛盾四五年後或親或友可無爭鬪。涿州可爲驗矣。

凡買地必得成段方員庶可築圍打埂隨高就低。耙平成田畜水耕種有奸狡之輩不云侵占地畝則云淹壞田禾易起爭端。水溝必得買通庶無阻塞如墾新城地原有徐尙寶開成溝蹟但得府道明文立碑爲記可永無阻塞之病矣。招徠佃戶量其財力撥田少給牛種近地卜居搭橋建閘使居民便於行走此要務也。明年開田今年先收買糧食庶佃戶歸心人衆則無餘地也。

汪應蛟海濱屯田疏曰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

軍併懇召民兼種以資兵餉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滋潤種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二斗臣竊以謂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至今春始買牛置器開渠築堤一時並舉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芍豆或旱稻葛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鹹立橋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稟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葛豆可收四五千石于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于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牖戶自倭警震鄰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湖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見在水陸兩營兵尙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于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詳

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良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不過耕種四五畝。卽畝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田連壤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爲之築堤，以防水湧，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餘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卽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于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于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家萬世之利哉。惟是地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又招徠數千家，而後能任數千頃之地，必羣聚數萬之人，而後能供數十萬畝之耕。如地方十里爲田五百四十頃，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湧，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河中起土築堤之餘，四倍于堤。又無論四十九分堤之五，不知安在何處。

北人憊情憚于力作，卽有南方善耕之人，誰能集衆裹糧百十爲羣，越數千里以從難成之役。其富商大賈衣輕乘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萬金之資以勞形哉。此闢地生財之說，雖屢屢廟議而未暗成績也。臣今爲計，惟有用軍墾田，以田分民，軍能墾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有月糧而無僱值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如赴聲，策無便于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彼以四千之衆，勤力于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條。其操畚鍤而從事于濬築，所就能幾何哉。欲成此非勸誘富民不可，而大半收之。此禹之舊法也。軍墾民種，此爲何法哉。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各耕種外，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邊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資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做粥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爲世業。其軍兵自種五

畝每名定收稻米一石五斗。如此重稅民必不來則軍爲徒勞矣其有

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聽各營中軍總哨及天津二

衛官舍有率其子弟重僕願領者聽。誰願領者時總宜旋舉旋廢

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

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邊境

狼烽長靜兩營官軍嘗留屯可也萬一虜孽可虞復

調春秋遞防可也至於米粟漸多可支邊鎮之年例

居民漸廣可實海邑之版圖并一切署置調度事宜

容職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盡也先是二十

五年春戶部奏覆天津巡撫萬世德題天津開田一

事查山東之長島遼東之千家莊俱係海墩曠地。此

海島而諱言之曰海墩其貨海島何妨屯守哉近因倭倣撥調軍士且耕且

防不踰年而各獲萬計又查得天津沿海一帶前該

科臣戴士衡徐元正並題膠河水淡可樹嘉禾撫按

設法招墾。此策良是勝汪公遠矣祇因連值兵荒官無餘餉民

無餘力坐是因循日久竟未奏效合候命下本部移

咨天津海防巡撫都御史督行各該兵備道即將各

哨上環海荒田地南自靜海北至直沽永平等處并

論遠近軍民人等各自備工本儘力開種官給印照

世爲己業成熟三年之後方許收稅酌量本地所獲

花利每畝上地納穀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另項

收貯專備海防餉費此外不許別項科掇如有力大

能開墾鑿池濬溝築隄建閘並隨便經理不相牽制

每歲終撫臣躬親巡督果有成效如長山島千家莊

之補助軍餉者卽分別墾田多寡輸餉厚薄酌議賞

格徑自舉行至於有力大能捐本倡率者另題優敘

庶幾人自勸勉地闢而根益增兵農兼濟上下相資

計無善于此矣

沈一貫山東營田疏曰戶部車國之需最先足食生

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倭氛颺起海防戒嚴創設天

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

械以資接濟今山東巡撫缺蒙特允以尹應元往彼

整飭之臣查其舊款山東巡撫原有營田一事後亦

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皇上於勅書

內特許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戶部不派小民

而自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

仲雀魚鹽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強至今舉臂勝事

無不服藉輔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爲五霸首自泰

皇帝則執黃腫負海之粟矣今登萊則古黃腫也其菽粟狼戾苦無所洩民甚病之延至漢時

尙稱十二之國鉤鎖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乃今

則僅僅裁自給而司農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

輒告不足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人故

耳該省六府大抵地廣民稀而遶東海上尤多拋荒

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開舉則民留處今日

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吏部所選何官將其官所幹何事將

該省荒蕪土地逐一查覈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

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

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署置

安插釋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語云

荒田不耕纔耕便爭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

爭凡拋荒積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

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爲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

畝勸耕勸織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

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藉爲兵

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

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

爲之洶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

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

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全來魚鹽肆出而其

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夫本地自稱富庶足以

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苦紆九重東顧之

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今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

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主籍原無拋棄

田皆糧餉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爲情農也已

久卽所謂主籍糧餉者悉皆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

等耳海內盡然卽南人亦未免此高允有言方一里田三萬七千

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

益之率爲粟三百二十萬斛況其廣者乎東土之貨

棄于地東人之力藏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

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力擔勇

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霍

鵬之在肅州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各舉而用之以爲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楊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以爲長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別請錢糧就本省倉庫可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卽易數年前鄭汝璧巡撫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臣甚惜之皇上奮誅島夷海內方囁囁嚮風樂趨王事况招狹鄉之民以就寬鄉之民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爲天下士大夫願而姑取救時亦富有奮然而任者思文后褒亦不足顧舉且聞江北畿南可望甚多又不特山東爲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矣奉聖旨今賈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窮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便行與山東巡撫督率有司著實修舉還著巡按御史稽查惰勤以行賞罰都添入勅內永遠遵行

附耿橋開荒申曰常熟縣爲設法開墾荒田以裕民

生以裨國計事切炤本縣坐濱江海田地高下不齊肥瘠參半兼以賦役繁重民生游惰以故田多荒蕪蕭條滿野然非土性之荒也水利未修旱澇無備荒者且歲有益焉則熟之難流移未還勞來未至則熟之難積逋未豁原主告爭民雖有欲墾之心鮮不蛇豕視則熟之難風俗頹敗邪行交作民不務本則熟之難查萬歷二十八九年間前任趙知縣清勘坍荒有二項焉一曰板荒一曰坍江圖縣四百八十里內勘出舊板荒田地一萬二千四十三畝一分九釐八毫于內蘆葦荒田地七百一十九畝六釐四毫菱草荒田地四千八百六十七畝六分九釐九毫又新荒地一萬九千二百五十二畝九分八毫又勘出坍江田地并高明坍沙二萬三百五十八畝七分五釐坍江沉淪遂將縣存留米抵補板荒嚙吟具存復熟有待第入未限緩徵蘆葦則每已米一石抵徵銀二錢五分菱草每已米一石抵徵銀一錢二分五釐並不派其本色已經詳允立石矣卑縣自愧綿才無能彷彿萬一而民生國計攸關不敢不盡其

大馬之恩。試以荒田言之。本縣錢糧太重。儻微屬籍。

一難事。但有緩之一字。即斷斷乎不可徵矣。自二十九年勘緩之後。及今又四閱禩矣。不聞有荒者之復熟。第見有熟者之告荒。何耶。一冒荒名。幸脫徵輪。視其田爲身外之物。頻年莽莽而弗之恤。卽草澤之利。竊取私收。猶畏乎人知。而稼穡之事。東作西成。遂絕于南畝。年復一年。人效其人。將安所窮耶。卑縣查勘水利。遍詣各鄉。遂設爲方畧。招民開墾。一如左列款。斷不少變毫芒。此令一申。未及半月。卽據二十五等鄉七等畝民陳福黃表等。來告其願墾田。俱發開荒多者念畝。少者十畝。最少者五畝。俱註名荒田冊中。嗣今已往。將開墾之人日益衆。荒蕪之地日益開。民生國計。兩有裨乎。至於坍江一項。雖糧經豁免。而土之在水原無喪失。有坍則有漲。此坍則彼漲。其常理也。合無清查沿江自白茆一帶。凡有新漲之田。俱令計畝陞科。若荒田中。果有沙瘠不堪耕種者。卽以此糧補之。而荒糧卽與豁除。期于不失原額而已。明者熟田漲者白塗。漲以成淺。故抵補不遺。

一招撫流移人戶

錢糧之重也。差役之繁也。水旱之無救也。民未有不逃徙他方者。田地拋荒。職此之繇。合無刊刻告示。遍揭各鄉。令其宗族親戚。里排公正人等。轉相告布。招致歸耕。歸者必曲爲安全。務俾得所。

一盡蓄積逋

查得荒田一項。戶係逃絕。糧從緩徵。自二十九年勘緩以至今。實未嘗有釐毫之輪納也。二十九年以上。又可知矣。積欠如是。民雖有告墾之心。實有所懼。而不敢前。卽本縣諭以免追。亦有所疑而不敢信。是荒田無復熟之期矣。田無復熟之期。卽糧無可完之日矣。合無明給帖文。凡荒糧在二十九年勘緩之列者。今以往盡免追徵。今而後。招開墾事例。三年半稅五載全科。仍大張告示。俾百姓家喻戶曉。如是則疑懼釋而胥賑集矣。

一酌給牛種

小民應詔來耕也。有有牛種者。亦有無牛種者。乃濟農倉穀。當此春仲。正出陳易新之會也。合無畧倣古

人補助之遺意。查開墾小民。委無工本及無大戶借給者。許赴縣告濟。量其墾田多寡。工力難易。酌給濟農倉穀。作牛種之資。仍令該區大戶保領。至秋成後。祇照原數還倉。不追耗利。

一 矜免雜差

告認告墾之民。悉蠲慰解。弱可矜之民也。其里排總甲塘。皆等項雜役。本縣斷不差用。而里排總甲塘圖等役。奸民不無乘機索詐者。如解軍巡遞挑河築岸諸名色。是已合無明給帖文。爲昭一切雜差。悉從矜免。如有前項人等。欺其愚弱。或勞其筋力。或科其毫釐者。許執帖赴縣口稟。卽將前項人等。從重究擬。

一 禁絕豪強兼并

荒田之爲荒也久矣。原戶何在。而任其莽莽若是。積欠若是。夫荒而棄之。熟而收之。人任其勞。已享其利。此奸民故智。而告墾者之所以不來也。合無大張告示。令新舊板荒各原戶赴縣告認。要將某區坵原田若干。自某年拋荒。今來認墾。某年半稅。某年全徵。一一認明。以後按所認年分催科。其無人告認者。許別

戶告墾。要將某區某坵某業戶田若干。一向拋荒。今來告墾。某年半稅。某年全科。一一告明。給帖爲憑。發該區公正督領開墾。以後如所墾年分催科。如是而成熟之後。復有原戶告爭。告絕告贖者。卽豪強兼并之徒也。此法立而崇本務實之人。將安心芟柞。草其有墾乎。

一 禁占蘆葦茭草微利

板荒荒也。蘆葦茭草。猶之乎荒也。乃有等情民。賴戶不爲久遠長慮。逐茭蘆之微利。棄稼穡之大寶。不惟自不力墾。抑又忌人之墾。究其心。不過借荒名。以追錢糧。挾小利而懷苟安。致令土田漸躋于石版。閭閻日入于蕭條。國計歲虧。乎正額。如之何其可者。合無大張告示。凡蘆葦茭草等地。悉令開墾。復熟。卽有原戶私占者。並許別戶告墾。有原戶恃頑。不容別戶告墾者。許該區公正呈舉究治。

一 明定稅期

三年半稅五載全科。凡開荒者類然。而吏書作弊。或未及應稅之期。而則帖勘查。良民受其擾。及其逾應

稅之期而沉匿不舉奸民專其利合無于帖文內刊載五等年分炤依原來斗則填註某年免稅某年免稅某年起稅若干某年起稅若干某年全稅若干一槩二紙合同用印一給業戶備炤一落該房粘卷仍挨順年月編成字號以便查考使小民知稅科一定奸者不得幸免良者無他煩費各各安心畢力也更宜
議寬寬則勝于久荒萬萬矣。

一分任各區公正

公正者糧長之別名一區之領戶也前官查理坍荒及催徵錢糧率用此輩此輩亦稔熟土性民情況且保惜身家每規畫調度小民視以爲從違故開荒之事非責成此輩不可合無將各區荒田以十分爲率分別難易著該管公正分投督開或以身先或借工本或多方招徠每年限田若干務在開完三年之後必于無荒凡告認告墾告討牛種之眞實與夫開墾之虛實及秋後還倉等事一一委之有能盡心竭力悉闢荒蕪者本縣量行獎賞若玩愒不忠及有虛冒情弊者定按法究治

一驅打行惡少歸農

打行之風本縣頗盛凡愚民有報讎復怨之事爭投其黨查得此輩皆係無家惡少東奔西趨之徒合無密拏渠魁及被人告發者枷示之後發于各區開荒仍著該區公正收管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枷示以殺其飄揚跋扈之氣開荒務使有恒產恒心之歸此變易風俗之一道而艸亦有墾矣但以重農之意復祖宗流罪之法則此數輩皆可歸農否者則空言也。

一驅賭博遊手歸農

賭博之事蕩敗之媒盜之胚胎也本縣此風頗盛合無密拏開場者相客者枷示及被人告發者悉發各區開荒仍著大戶收管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重懲開場相客則勾引無人而又并驅歸農以約其散漫之身而抑其狂惑之志庶此風可變而艸亦有墾矣

一驅販鹽無藉歸農

本縣地濱江海兼以白茆許浦福山三丈諸港與通泰海門各鹽場徑對風帆一指俄頃可達且于彼每

鹽一觔價不過一釐幾毫于此則五六釐矣且于彼衣布米豆之屬咸可相質于此則銀錢始售矣無耕耨獲刈之勞而立享數倍之利此販鹽者之所以紛紛也卑縣除一面責令巡鹽主簿巡檢司巡檢以至本縣練兵福山把總等官各嚴緝拏外除拒捕者斬絞列械者遣配毫無姑息外其小船無械與無船有鹽等小販合無杖之以懲其過發之開荒以遂其生仍令該區公正收管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大販必除小販歸耕日漸戶化艸亦有墾矣

一驅訟師扛棍歸農

俗之敝也訟師扛棍互相爲市此輩之詩其家窮棍合無懲創之後發于各區開荒著落公正收管每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重之刑威以革其面驅之耕種以物其身刁狡無良之念將銷豁于南畝而艸亦有墾矣按耿橋號藍陽萬曆三十四年任常熟知縣水利荒政俱爲卓絕

農政全書卷之九

上海徐光啓原本

明東陽張國維
穀城方岳貢原刻

農事

開墾

玄扈先生墾田疏曰京東水田之議始於元之虞集萬歷間尙寶卿徐貞明踵行之今良涿水田猶其遺澤也職廣其說爲各省直樂行墾荒之議然以官爵招致狹鄉之人自輸財力不煩官帑則集之策不可易也集之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按集所言海濱之地今斥鹵難用其可用者或窒礙難行而海內荒蕪之沃土至多棄置不耕坐受匱乏殊非計

也職故祖述其說稍覺未安者別加裁酌期于通行無滯今并條議事宜列款如左

一墾荒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帑招徠之法計非武功世職如虞集所言不可或疑世職所以待軍功今輸財力以墾田而得官與事例何異則職嘗辨之矣唐虞之世治水治農禹稷兩人耳而能平九州之水土粒天下之烝民當時之經費何自出乎蓋皆用天下之巨室使率衆而各效其力事成之後樹爲五等之爵以酬之禹貢一篇所以不言經費第于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則生民之初何所事而得萬諸侯乎後來兼併之世乃以武得官則生人而封比之殺人而封者猶古也况虞集尙言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所擬者不管事不陞轉不出征空名而已田在爵在去其田去其爵矣卽世襲又空名也名爲給之祿祿其所自墾者猶食力也事例之官爲天下之最大害者爲其理民治事筭財耳衛所之空銜安得與事例比乎今之事例歲不過六十萬此法行不數年而